

嚴耕望  
撰

# 唐代交通圖考

第六卷 河南 淮南區

嚴耕望史學著作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嚴耕望 撰  
李啓文 整理

# 唐代交通圖考

第六卷 河南淮南區

嚴耕望 史學著作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# 整理弁言

李啓文

嚴師歸田先生畢生力作唐代交通圖考原擬分十卷（見第一卷內之總目錄），然以精力、時間等諸項因素所限，晚年又擬寫至第八或第七卷止。<sup>1</sup>一九八四年，歸田師返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，將其中第一至五卷交史語所出版；而第六卷之絕大部分篇章，殆亦寫就。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五日，歸田師赴臺檢查身體，並出席七月初舉行之中研院院士會議；期間嘗語人曰，待十月中返港後，即撰寫第六卷之最後一篇。<sup>2</sup>詎天地不仁，十月九日，歸田師溘然長逝，第六卷竟成闕典！雖然，唐代交通圖考既有開山斧之宏觀史識，又有繡花針之考證功夫，<sup>3</sup>則第六卷雖未終篇，自有其學術價值，足供參考，故許倬雲教授提議倩人整理；杜正勝所長亦以此卷既為歸田先生之遺作，允為出版，以續前篇。蓋光輝具在，所見自同。斯第六卷能付梓之因緣也。

歸田師此卷，原有擬目二紙，今先將首頁所書照錄如下：

- <sup>1</sup> 一九九四年秋，歸田師嘗語諸生，唐代交通圖考擬寫至第八卷止。承嚴師母段曉蘭先生賜示，謂歸田師晚年又擬寫至第七卷止；或其時健康已不如前，撰著計畫復有改變。
- <sup>2</sup> 見廖伯源，嚴耕望先生傳略，載允實而有光輝——嚴耕望先生紀念集（臺北：稻禾出版社，1997年版），頁218。
- <sup>3</sup> 見許倬雲，良史與君子——敬悼嚴耕望（歸田）先生，原載香港新亞生活月刊（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出版）第二十四卷第三期（1996年11月15日）；又收入氏著，九六文錄——中國人文探索（臺北：臺灣書店，1998年版）。

第六卷 河南淮南區

- 篇伍肆 洛陽鄭汴驛道及汴州館驛
- 篇伍伍 洛南三關
- 篇伍陸 洛陽鄭汴南通漢東淮上諸道
- (一) 洛陽鄭州與漢東淮上間各州至東都路線略測
- (二) 伊闕南取魯陽三鵠通鄧襄道
- (三) 輓轅東南通許蔡南達淮上漢東道
- (四) 洛陽鄭汴南取宛葉走廊通襄陽漢東道
- 伏牛桐柏間宛葉走廊道——
- (五) 漢東東西聯絡道
- 篇伍柒 桐柏山脈諸關道
- 篇伍捌 洛陽鄭汴東通海岱遼東新羅道
- 篇伍玖 海岱地區南北交通道
- 篇陸拾 洛汴東南通淮南水陸道
- 篇陸壹 荊門以東大江沿流市場與津渡

次頁所書，則爲：

- 「篇△△ 汴渠兩側東南通江淮諸輔道
- (一) 以彭城爲樞紐之故汴渠水陸道
- (二) 盱眙陸通揚州之九驛道
- (三) 陳穎蔡水潁水道與淮南道宣歙道

篇△△ 志書所見中原東南通江淮諸道紀略

〔啓文案，此行嚴師其後又加橫線刪去，並於其上批示：「（此篇刪去，分入他篇）」〕

篇△△ 通濟渠漕驛道

篇△△ 揚州城及其南達江岸水陸三道

篇△△ 汴渠兩側東南通江淮諸輔道

〔啓文案，此篇名稱與上所錄者同。〕

以上即爲嚴師當初所擬唐代交通圖考第六卷之目次。



今存第六卷之稿本，共兩種，其一為「原稿」，其二為「抄本」，<sup>4</sup>皆由篇伍肆至篇伍玖，另有附篇十齊長城地理考略。<sup>5</sup>所謂「原稿」，指嚴師手稿本。所謂「抄本」，係廖華淑小姐及鄭媽菱小姐<sup>6</sup>將原稿之影印本（副本）再謄錄於「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講論會稿紙」上之本子。今所見原稿及抄本，皆有嚴師其後增改之手迹，蓋歸田師之增改，時或以原稿為之，時或以抄本為之，二者孰為最後稿本，實未能定，故整理時須綜合二本而定稿（如嚴師所云抄本當參原稿改訂），並查核所引各條史料；凡此，皆於校記中說明。所出校記，以括號【】識之。

據嚴師原先計畫，第六卷擬撰十餘篇（篇目見上），其中篇伍柒及篇伍玖已先後發表。<sup>7</sup>篇陸拾洛汭東南通淮南水陸道，在篇伍玖內曾提及，然篇名則作中原東南通江淮諸水陸道。<sup>8</sup>既為水陸道，則原先計畫當擬就水道及陸道二者分別撰述。水道方面，最要者當為通濟渠，故原來所擬篇目，即有「通濟渠漕驛道」一篇。然嚴師於通濟渠之撰述，益發鑽研，越加深入，竟寫成二十餘萬字之稿本，其中第六卷原擬篇目中之「盱眙陸通揚州之九驛道」、「揚州城及其南達江岸水陸三道」，皆已歸入通濟渠論述範圍之內，此則與原擬之計畫有異。故嚴師又擬將此險二十萬字之稿改作「隋唐通濟渠考」，別作專著出版，<sup>9</sup>而其中兩章，亦已先後發表。<sup>10</sup>今此二十餘萬字隋唐通濟渠考稿本，史語所已計畫另行出版，庶亦副嚴師之素願也。

<sup>4</sup> 第六卷原稿篇伍肆首頁貼有一小紙，上有嚴師手寫上下兩行批示：「副本已付抄，抄本當參此原稿改訂。」余整理此卷時於校記中所言之「原稿」、「抄本」兩詞，本此。

<sup>5</sup> 齊長城地理考略曾發表於董作賓先生九五誕辰紀念集（臺北，1988年）。

<sup>6</sup> 此承耿慧玲女士面告。

<sup>7</sup> 篇伍柒發表於臺北中研院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論文集·歷史與考古組（下冊）（1989年），題目作「中古時代桐柏山脈諸關道」。篇伍玖發表於香港新亞學報第十六卷（下）（1993年），題目作「唐代海岱地區南北交通兩道」。

<sup>8</sup> 見新亞學報第十六卷（下），頁32。

<sup>9</sup> 參嚴師隋唐通濟渠在交通上之功能（載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21卷，1990年）及唐代揚州南通大江三渠道（載香港新亞學報第十七卷，1994年）兩篇之序言。

<sup>10</sup> 此兩章即隋唐通濟渠在交通上之功能及唐代揚州南通大江三渠道。

至於中原東南通江 淮之陸道方面，嚴師所已撰寫者，似僅成一節，此節今已置諸隋唐通濟渠考之首，別詳此書之校記。

綜上而言，唐代交通圖考第六卷今所見者惟篇伍肆至篇伍玖，另有附篇十，凡柒篇。嚴師擬返港後續寫第六卷餘下之篇章，或即原擬篇陸拾之陸道及篇陸壹歟？無奈天不假年，竟成永恨！

余隨歸田師問學，然根基淺薄，才性疏愚，雖入寶山，所獲無多。承嚴師母段畹蘭先生錯愛，囑余整理此卷。許倬雲教授又多方聯絡，取得聯合報文化基金之贊助；杜正勝所長與蘇基朗教授更為聯合申請得「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」，俾作整理之經費。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陳學霖教授、蘇基朗教授又為提供工作空間，俾能利用系內設施。前輩美意，感綑殊深。余受命以來，常懷愧怍，蓋「履歷卑淺，超昇名任」，<sup>11</sup>雖云整理，實見辱師門，勢「將取笑於當時，貽醜於來葉」；<sup>12</sup>知我罪我，其惟歸田師乎？

一九九九年六月廿三日初稿，

九月十日改訂；

二〇〇二年三月十二日再訂。

---

<sup>11</sup> 見魏書卷二一上廣陵王傳。

<sup>12</sup> 見魏書卷二四張袞傳附張倫傳。

## 第六卷 河南淮南區

### 目 次

整理弁言.....	李啓文.....	i
篇伍肆 洛陽鄭汴驛道及汴城館驛.....		1793
篇伍伍 洛南三關.....		1831
篇伍陸 洛陽鄭汴南通漢東淮上諸道.....		1845
篇伍柒 桐柏山脈諸關道.....		1943
篇伍捌 中原東通海岱遼東新羅道.....		1981
附篇十 齊長城地理考略.....		2087
篇伍玖 海岱地區南北交通兩道.....		2109
附：本卷綱文古地名引得.....		2151
後記.....	李啓文...	2171
唐代交通圖考第一至六卷引用書目及綱文古地名引得.....		1

## 篇伍肆 洛陽鄭汴驛道及汴城館驛

洛陽爲唐代之陪都，與長安相對言，稱爲東都，一稱東京。汴州自北朝末期以來，已稱殷盛，多姦俠。至唐代尤爲黃河下游大平原之第一大都市，且爲東方<sup>[1]</sup>交通之總樞紐，中葉以後，方鎮跋扈，汴州地當漕道咽喉，於政局安危，尤所急切，故置宣武節度使以鎮，統兵或至十萬人。而其位置又與長安、洛陽同在一條東西軸線上，故西東兩都之驛道東延至汴州，稱爲大路驛，爲唐代全國交通網之總樞軸。

汴州在東方都市中之地位 隋書五六令狐熙傳，「上祠太山還，次汴州，惡其殷盛，多爲<sup>[2]</sup>姦俠，於是以熙爲刺史。<sup>[3]</sup>下車，禁游食，抑工商，民有向街開門者杜之，船客停於郭外置<sup>[4]</sup>居者勒爲聚落，僑人逐令歸本。」足見自北朝末期當已繁盛。至唐，杜翁遺懷（詳注一六）一詩最能見其地位，云：「昔我遊宋中（宋州，今河南商丘），惟梁 孝王都，名今陳留（即汴州）亞，劇則貝（今河北清河）、魏（今河北大名）俱。」則東方都市中，宋與貝 魏不相上下，而皆次於汴州也。詩又寫狀宋州市容云，「邑中九萬家，高棟照通衢；舟車半天下，主客多歡娛。白刃讐不義，黃金傾有無；殺人紅塵裏，報答在斯須。」全是一副繁榮都市氣象，汴州當又過之也。

汴州在東方交通中之地位 汴州即古大梁，史記 張儀傳，魏「地四平，諸侯四通輻湊」，故自古爲中原交通樞匯之地。唐人論政更極重視汴州在東方半壁山河中所居之交通地位，如陸贄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（全唐文四七五）云，「梁 宋之間，地當要害，鎮壓齊魯，控引江淮。」元稹賀汴州誅李元表（同書六五〇）云，「汴州抱〔扼〕吳楚之津梁，據咽喉之要地。」白居易與韓宏詔（同書六六四），「朕以梁宋之地，水陸要衝，運路咽喉，王室藩屏。」劉寬夫汴州糾曹廳壁記（同書七四〇），「大梁當



天下之要，總舟車之繁，控河朔之咽喉，通淮 湖之運漕，……當四會五達之通莊。」是北通河朔，東通齊魯，南極江 淮之要道，今觀此圖考<sup>〔五〕</sup>謂為「當四會五達之通莊」，誠非虛語。

宣武節度使 新方鎮表二，河南，至德元載，置河南節度使，治汴州，領郡十三。此為汴州置府之始，其後廢置、增損統州不常，至建中 興元中始為定額。元和志七，注 宋節度使管注 宋 毫 穎四州。此即興元以來之制也。舊地志一，宣武節度管四州同。蓋終唐世不改。宋史九三河渠志三，至道元年，參知政事張洎奏列德宗時各鎮軍額，宣武六萬人。蓋較經制。而韓愈宣武節度使董公（晉）行狀（全唐文五六七），「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，劉玄佐益其師至十萬。」此蓋一時之制。

大路驛 唐會要六一館驛目，貞元二年十二月敕文：「從上都至汴州為大路驛，從上都至荊南為次路驛。知大路驛官，每一周年無敗闕，與減一選，仍任累計。次路驛官，二周年無敗闕，與減一選，三周年減兩選。」可見洛陽東通汴州之驛道之地位，與兩都間驛道相同，猶在長安東南出武關驛道之上，即洛陽 汴州間驛道交通之繁忙不在兩都間驛道之下。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四會昌五年條，圓仁被勅還俗回國，「先還俗僧林宗 信觀相儀〔議〕，情願許相送到汴州。注〔六〕去京一千四百里。見他慙重，不阻其情也。」此正見汴州為大路驛之終端，朋友慙慙相送，最遠至此而止也。

今洛陽東至開封，中經偃師、鞏縣、汜水、滎陽、鄭州、中牟六縣市，此蓋自古皆然，無大差異。今惟就唐代洛 汴間所經州縣館驛關梁倉儲逐一述之，以見當時利用此道之情形而已。

洛陽直東大道之行程，古代記錄以班昭東征賦為最早見。昭夫曹世叔為陳留長，昭從夫之任，由洛陽出發，述沿途所經云，宿偃師，歷鞏縣，看成臯之旋門，歷滎陽而過卷。惟此東仍循當時黃河南岸而行，未直至陳留。

曹大家東征賦，收入文選卷九。滎陽過卷而東，歷原武，陽武，封丘，平丘，長垣，此沿河而行，非直至陳留也。

次爲蔡邕由大梁應徵至洛陽，途經中牟，圃田，管邑，滎陽，虎牢，洛澗，至偃師而病，作述行賦以記其事。此即漢代注洛道之全程，與今道無大差異。惟虎牢以西，途中之地貌，遠較今日爲峻阻耳，此殆開闢尚在初步之故。

蔡邕述行賦，收入嚴可均全後漢文六九。文長，描寫虎牢以西之道路狀況尤詳，不繁錄。

唐代洛陽東經鄭州至汴州大路驛四百二十里。置驛當在十個以上。歐陽修云，「洛陽至東京六驛」，急行一日一夜可達。據成尋記，汴州西行，惟中牟、鄭州、滎陽、鞏縣置驛，蓋外加經鞏縣至洛陽二驛也；置驛較疏矣。

元和志七汴州，西至東都四百二十里，寰宇記一東京、三西京，同。通典作四百里。按元和志八鄭州，西至東都二百八十里，東至汴州一百四十里。寰宇記九鄭州目，同。是四百二十里爲正確，且中經鄭州；四百里蓋大數耳。

按下文考證，鞏縣西南至洛陽一百四十里，驛名可考者有積潤、曲洛、孝義三驛，偃師縣當置驛，尙不在內。鞏縣以東二百八十里，驛名可考者雖僅須水、管城兩驛，但相距僅二十里。可見置驛甚密，不在長安 洛陽驛道之下，則全程置驛當在十個以上無疑。而歐陽修洛陽牡丹記（歐陽文忠公集·居士外集二二），「洛陽至東京六驛，……（留守）歲遣衙校一員，乘驛馬，一日一夕至京師（進花）。」考成尋參天台五臺山記五，記東京西行驛鋪甚詳。惟中牟縣置三異驛，鄭州置奉寧驛，滎陽縣置滎陽驛，鞏縣置上驛；由此西至河陽縣渡河北行，上五臺山。據此觀之，其赴洛陽，蓋加偃師至洛陽兩驛也。是宋制置驛較稀矣。

惟唐世史料，未見有記其較詳行程者。

李翱來南錄（全唐文六三八），僅云經漕口，鞏縣，由汴口泛汴水，及河陰，次汴州。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四，由長安東返，東都以東，只云經鄭州到汴州，餘亦不詳。

至五代，多都開封，帝王屢次來往洛陽 開封間，始明確知其中經偃師、鞏縣、汜水、滎陽、鄭州、中牟六州縣治所，與今道同。

五代君主來往洛陽、開封間之行程，記錄較詳者有下列多次：

梁太祖開平三年正月赴西京（洛陽）。甲戌，發東都（開封），次中牟縣。乙亥，次鄭州。丙子，次汜水縣。戊寅，次偃師縣。己卯，入西都（舊史四梁書太祖紀四）。

又乾化二年四月戊寅，車駕發自東京（開封），夕次中牟縣。五月庚辰，發自鄭州，至滎陽，夕次汜水縣。癸未，發自汜水，午憩任村頓；夕次孝義宮，次偃師。甲申至都（洛陽）。（同上紀七）

唐莊宗同光四年三月，由洛京幸汴州，中經滎澤，至萬勝鎮（在中牟），未至汴州，旋師；次汜水，過罌子谷，次石橋，至京（舊史唐書莊宗紀八）。〔七〕

又明宗天成四年二月自汴歸洛。甲子，發駕歸京，宿中牟。乙亥，屆鄭州，中經偃師（此見舊史）。〔八〕庚午，自石橋發駕，入上東門（冊府一一四巡幸三、舊史唐書明宗紀六）。

晉高祖天福二年三月由洛巡汴。庚辰卯時離京，至積潤驛，留司官班辭。辛巳寅時，離偃師，至孝義食。巳時至鞏縣，壬午丑時離鞏縣，汜水食。上馬至滎陽。四月癸未朔丑時離滎陽，至須水食。是日至鄭州（此見舊史）。甲申，至中牟。丙戌巳時入汴州（冊府一一四巡幸三、舊史晉書高祖紀二）。

以上凡五條，知其確經綱文所列州縣治所。

今稍詳其行程：出東都 洛陽 上東門，略循漕渠之北向東行二十餘里，至漢 魏 洛陽 故城，即古成周也，故城西三里白馬寺在道上。又平樂園，近

大道，蓋漢平樂觀地，在寺南。有積潤驛，去東都約三十里，蓋即在洛陽故城中。此為洛東大道第一驛。由此東北渡河陽橋通河東、河北道；正東出旋門、虎牢關通海岱江淮道；故為洛京城東公私迎送之所。

漕渠在洛水之北，與洛水並行而東，詳通濟渠篇。<sup>〔九〕</sup>

洛陽故城 元和志五河南府洛陽縣，故城在隋唐洛陽城東二十里，洛水東北三里。寰宇記三，「二十里」上奪「東」字。又通鑑一八三隋義寧元年紀，胡注，「隋營東都城，東去故都十八里。」是不踰二十里也。然史記項羽本紀，封申陽為河南王，都雒陽。正義引括地志，「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，周之所築，即成周也。」<sup>〔一〇〕</sup>疑本來距離二十六里，唐城後又擴大，致距離縮短歟？抑計算起訖點有異歟？又檢紀要四七<sup>〔一一〕</sup>河南府洛陽縣，洛陽故城在府東北二十里。是承元和志者。而一統志河南府卷古蹟目，洛陽故城在今洛陽縣東北三十里，即故成周城也。今此故城經探查發掘，位於今洛陽市東十五公里，大城作長方形，東西北三面保存較好，南牆被洛河沖毀，西牆殘長約四二九〇、北牆長約三七〇〇、東牆殘長三八九五公尺，南牆長度暫以東西牆間距四二六〇公尺計算，大城周長約十四公里（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，頁二八三）。此距離較準確，今姑書作二十餘里，亦折衷言之也。

白馬寺 鄭剛中西征道里記，六月九日，「石橋店，白馬寺，宿西京。」則白馬寺在道上。按洛陽伽藍記四，城西有白馬寺，「漢明帝所立也。……寺在西陽門外三里，禦道南。」<sup>1</sup>則在故城西三里，即唐東都之東約二十里處。檢一統志河南府卷寺觀目，寺在洛陽縣東二十里，今則為十二公里（白馬寺，頁一）。

平樂觀 通鑑一八四，隋義寧元年六月，李密由洛口「復率眾向東都，丙申，大戰于平樂觀，……東都兵大敗。」胡注：「此蓋漢魏平樂觀之地為園。」<sup>〔一二〕</sup>然漢魏平樂觀在洛城西，隋既遷營新都，則平樂觀當在都城東。」檢水經注一六穀水注，平樂觀在白馬寺南，寺觀皆在洛陽故城西門外，穀水西岸。

<sup>1</sup> 西面四門，西陽為南頭第二門。

積潤驛 已詳篇一兩京館驛、篇四洛陽太原驛道。兩京館驛篇引冊府一一四，唐莊宗同光元年事、唐明宗天成二年事、晉高祖天福二年事，皆見此驛爲洛注道上之第一驛。按驛在洛陽城東約三十里，石橋之西。石橋即在故城東面北來第一門上東門外，則驛當在故城。又元和志引華延儂洛陽記，洛陽故城東西七里。據今發掘測記，北城東西三七〇〇公尺，亦略合，則驛正當即在故城中。

驛東有石橋店，在故城上東門外。晉世，洛城東門外有石橋多座，駕陽渠、穀水上，巨石爲之，規制高壯，圓拱洞下，可通大舫。石梁塢蓋在其地，故至唐有石橋店之名也。

按石橋店在積潤驛東北至河陽道中，亦見前篇一兩京館驛、篇四洛陽太原驛道。前引舊史 唐莊宗紀、冊府一一四，已皆見石橋在洛陽東通注州大道上。一統志河南府卷古蹟目，石梁塢「在洛陽縣東、故洛城東、洛水北。晉永嘉末，將軍魏浚聚流民屯洛北石梁塢。……太寧三年，劉曜將劉岳攻後趙，拔孟津、石梁二戍。」考水經注一六穀水注云：

「穀水（北支逕城北）又東屈南逕建春門石橋下，即上東門也，……橋首建兩石柱，……銘云，陽嘉四年乙酉壬申詔書，以城下漕渠東通河澗，南引江、淮，方貢委輸，所由而至，……水南即馬市石橋<sup>[-三]</sup>……。」

「渠水（穀水中支逕城中）分上下歷故石橋（此爲上西門外石橋）東入城，……逕太倉南，出東陽門（此爲中東門）石橋下，注陽渠。……」

「穀水（南支逕城南）又南，東屈，逕津陽門南，故津門也（洛城南面西頭第一門）。……又東逕開陽門南，……故建陽門也（洛城南面東頭第一門）。……穀水于城東南隅，……轉曲而東注鴻池陂。<sup>[-四]</sup>……又東左合七里澗。……澗有石梁，即旅人橋也。……凡是數橋，皆壘<sup>[-五]</sup>石爲之，亦高壯矣。……朱超石與兄書云，橋去洛陽宮六七里，悉用大石，下圓以通水，可受大舫過也。」

按七里澗即上接穀水北支之馬市石橋下（參楊氏水經注圖·洛陽城圖），所謂「凡是數橋」，顯指上引文所見之諸橋，且<sup>[-六]</sup>見洛陽故城東門外穀

水陽渠水上石橋甚多，且甚高壯也。在軍事時期宜有石梁塢之建置。此諸橋塢地望正與唐代石橋店相當。

又東至偃師縣（今縣），去洛陽七十里。縣西二十里有尸鄉，在陽渠穀水之北，即田橫乘傳詣洛自到處。尸鄉者，其處「澤野負原，夾郭多墳隴」，傳為亳殷故都，一云帝嚳故都。按今發現二里頭文化遺址，內涵豐富，疑為夏末殷初故都，正與古尸鄉隔洛水南北相對。

前引諸史料，五代君主巡幸洛陽、汴州間，例經偃師。又續高僧傳二六釋轉明傳，<sup>〔一七〕</sup>「帝（煬帝）往江都，行達偃師。」此較早之史例。元和志五河南府，鄭師縣<sup>〔一八〕</sup>西南至府七十里。寰宇記五，同。

尸鄉 通典一七七，偃師有尸鄉。按史記九四田儂傳，田橫「乘傳詣雒陽，未至三十里，至尸鄉廐置，……自到。」正義：「齊田橫墓在偃師西十五里。」漢書高祖紀下五年條亦作三十里，惟無尸鄉之名。漢地志，河南郡偃師有尸鄉，殷所都。續郡國志一，河南偃師有尸鄉。劉昭注引帝王世紀，「尸鄉在縣西二十里。」又水經注二三汜水注，「今河南偃師城西二十里尸鄉亭。」則田橫自到之尸鄉在偃師西二十里，洛陽故城東三十里。按唐世，洛陽故城在東都東二十餘里，偃師縣在東都東七十里，故城與偃師間當有四五十里之距離，則尸鄉故地確然可指矣。<sup>〔一九〕</sup>

按水經注一六穀水注引漢官典職曰，「偃師去洛四十五里」，是矣。然則尸鄉故地，確然可指矣。

又漢志云，尸鄉，殷所都。檢穀水注，陽渠水由洛陽故城東，「又東流逕漢廣野君鄗食其廟南，……又東逕亳殷南。……班固曰，尸鄉，故殷湯所都者也。故亦曰湯亭。薛瓌漢書注、皇甫謐帝王世紀並以為非，以為帝嚳都矣。蒼太康記、地道記並言田橫死于是亭，故改曰尸鄉；非也。余按司馬彪郡國志，以為春秋之尸氏也。其澤野負原，夾郭多墳隴焉。」<sup>〔二〇〕</sup>按今發現二里頭文化遺址，在偃師西南九公里、伊水北五公里、洛水南岸（E112°42'，N34°42'）。內容豐富，考古家推論為夏代故都，至殷商初期

仍繼續繁榮發展。<sup>2</sup> 上考尸鄉在偃師西二十華里，則正在古文化遺址之正北，隔洛水相望，古史傳稱亳殷、帝嚳所都，誠有徵矣。

偃師縣東有曲河〔洛〕驛，在洛水北，以洛水之曲受名。

寰宇記四，<sup>〔一〕</sup>河南府 偃師縣，「曲洛，穆天子傳云，天子東遊于黃澤，宿于曲洛。今縣東洛北有曲河驛，以洛水之曲為名。洛經其南。」此條先標「曲洛」，下述此驛因洛水受名。又九域志—西京 偃師縣亦有曲洛之名。疑此驛當作曲洛驛，「河」字形譌。又按此驛當入兩京館驛篇，彼篇失收為憾。

偃師東北行七十里至鞏縣（今縣）。兩縣間古大驛道由偃師取北坡 義堂路。天寶七載，以北坡路迂，改由偃師東山開新驛路至孝義橋，北坡路遂廢。孝義橋架洛水上，為六典所記天下四大造舟為梁之一，所須竹索，或云取河陽橋退者，或云配宣 饒等州造送。<sup>〔二〕</sup>其地自北魏以來置孝義驛。唐末五代又見有孝義鎮（今鎮，中共地圖集 遷鞏縣治此），在洛水北，<sup>〔三〕</sup>東北渡洛去鞏縣二十里，西南去偃師蓋五十里。<sup>〔四〕</sup>

前引舊五代史 梁太祖紀，乾化二年，車駕由注至洛，道中次第經汜水，孝義宮，偃師。又冊府一一四，晉 高祖由洛巡注，辛巳離偃師，至孝義食，巳時至鞏。是偃師東至鞏縣間經孝義。考南齊書五七魏虜傳，偽咸陽王 禧謀反事敗，「欲走渡河，……雨暗迷道，至孝義驛。」是北魏時代已有孝義驛。又考法苑珠林九四<sup>〔五〕</sup>：「貞觀……十七年，（孫迴）瑛奉勅馳驛往齊州療齊王 祐疾，還至洛州東孝義驛」云云。唐臨冥報記卷中，同。廣記三七孫迴瑛條，亦記此事。又廣記三一蕭曠條，「太和處士蕭曠，自洛東還，<sup>〔六〕</sup>至孝義驛，夜憩於雙美亭。（出傳記）」當皆即南齊

<sup>2</sup> 參看拙作夏代都居與二里頭文化，大陸雜誌第六一卷第五期、嚴耕望史學論文選集；河南考古學會編夏文化論文選集；中國先秦史學會編夏史論叢。



畫之孝義驛也。復考通典一七七河南府偃師縣，「天寶七載四月，河南尹韋濟奏於偃師縣東山下開驛路通孝義橋，廢北坡義堂路也。」元和志五，同。寰宇記五河南府偃師縣目云，「廢北坡義堂路，此古大驛路。」下述天寶七載開路通孝義橋，與通典、元和志同。續云「故此路廢矣。」新唐地志云，濟「以北坡道迂」，故「開新道通孝義橋」，於義更明。唐會要八六道路目述此事，與通典、元和志同，而云「齊澄」，又脫「廢」字，誤矣。是則偃師東通孝義橋之古驛道乃取北坡義堂路；天寶七載，以古道迂遠，故由偃師東山開新驛道至孝義橋也。唐六典七工部尚書·水部郎中條，「天下造舟之梁四：河三，洛一。」河三謂蒲津、太陽、盟津（河陽）；「洛則孝義也。」是此橋在洛水上，駕舟爲之，甚大且重要。下文又云「所須竹索取河陽橋退者以充」，但水部式云「配宜饒等州造送」，下文洛州他橋<sup>〔二七〕</sup>「取河陽橋故退者充」，似六典有脫文。又寰宇記五，鞏縣，「鞏王廟在縣西二十里孝義鎮西山立〔上〕。」九域志一河南府，偃師縣在京東六十里。永安縣在京東八十五里，有孝義鎮。按宋永安縣係分偃師、鞏縣所置，此鎮即寰宇記之鎮。綜上所考，孝義橋、孝義驛、孝義鎮當在一地，在鞏縣西南二十里，即去偃師五十里也。檢民國地圖集·河南人文圖，鞏縣西南不遠處正有此鎮，在洛水之北，<sup>〔二八〕</sup>即古鎮地無疑。按此驛亦當入篇一兩京館驛，彼篇亦失收爲憾。

宋代洛水上有黑石頭渡，在孝義橋南五里，今有黑石關在洛水南。黑石之名，隋末已見史，蓋亦古渡也。

通鑑一八四隋義寧元年，李密據洛口，王世充自東都趨偃師，「與密夾洛水相守」。十月「壬寅，王世充夜渡洛水，營於黑石。明日，分兵守營，自將精兵陳於洛北。李密聞之，引兵渡洛逆戰。密兵大敗，……帥麾下精騎渡洛南，餘眾東走月城（胡注，蓋臨洛水築偃月城，與倉城相應。），世充追圍之。密自洛南策馬直趣黑石，……」據此偃師、鞏縣間有黑石地名，在洛水之南。考鄭剛中西征道里記，由洛口倉西行二十五里過黑石頭渡，又西宿偃師縣。正其地也。檢一統志河南府卷關隘且，黑石渡鎮，

「在鞏縣西南二十五里，洛水津渡處。」又民國地圖集·河南人文圖，鞏縣西南洛水北<sup>〔二八〕</sup>有孝義鎮，鎮西南洛水南有黑石關，皆即古關鎮地。<sup>〔二九〕</sup>

鞏縣城東南原上有興洛倉，隋 大業二年置，地當洛水入河口之南，故又名洛口倉，穿三千窖，窖容八千石以還，以備東方租賦之儲運。因倉築城，周回二十餘里，置監官并鎮兵千人。唐 開元中裴耀卿建節級漕運（轉般法）之策，復置此倉為節級漕運之一環。北宋見為洛口鎮，蓋亦隋唐之制歟？

元和志河南府鞏縣，「洛水東經洛汭北對琅邪渚，入河謂之洛口。」洛口置倉及其規模，詳通鑑一八〇隋 大業二年紀。隋書地理志，河南郡鞏縣有興洛倉，即洛口倉也。裴耀卿請置武牢洛口等倉疏（全唐文二九七），以為舊制，江南租庸調等取江 淮 注 洛直運至東都之法，廢時失事，建議「河口元置武牢倉，江南船不入黃河，即於倉內便貯。鞏縣置洛口倉，船從黃河不入洛水，即於倉內安置。爰及河陽倉、柏崖倉、太原倉、永豐倉、渭南倉，節級取便，例皆如此。水通則隨近轉運，不通則且納在倉，不滯遠船，不憂欠耗，比於曠年長運，利便一倍有餘。」事實施行，果見利便。則唐仍置此倉。鄭剛中西征道里記，「又孟店，汜水縣，鞏坡子（當乙），洛口鎮。……洛口牆數圍，問之，即所謂洛口倉者。」度鎮名當早有之。隋置倉，有鎮兵千人，是已有鎮之實矣。

鞏縣東行二十里至罌子谷，道路險狹。河水注之黃馬坂 黃馬關蓋相近或稍東。又有橫嶺、百花谷亦皆相近地名也。

舊二〇〇上安祿山傳，祿山反，過滎陽，「次於泥〔汜？〕水 罌子谷，將軍荔非守瑜蹲而射之，殺數百人，……祿山不敢過，乃取谷南而過……。」新二二五上，同，無「泥水」字。舊一〇四封常清傳亦云祿山「陷陳留，入罌子谷。」此時罌子亦見新二〇二文藝 蘇源傳。<sup>〔三〇〕</sup>又舊五代史 唐書 莊宗紀八，同光三年，<sup>〔三一〕</sup>由洛幸注，未至而返，回程次汜